

# 论纳西族先民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周俊华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3)

摘要: 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有其一定特点, 东巴古籍为我们研究纳西族先民的思维特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把握纳西族先民思维方式的这些特点对我们理解纳西族的思维习惯、理解和继承其文化传统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纳西族; 东巴经;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55.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04) 01—0088—03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 而各个民族又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与其生态环境相调适的、共同的民族生活所孕育的惯常的思维方式。研究各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个性, 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 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有益于各民族的现代发展。卷帙浩繁的纳西族东巴古籍, 以宗教文化形式展示了纳西族的古代文化, 为我们研究纳西族先民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试以东巴古籍为依据, 探究纳西族先民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 一、惯用类比的思维特征

东巴经堪称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记载了纳西族远古社会的历史, 描述了纳西族先民生产、生活、风俗、战争等各个方面的场景, 其中包含着纳西族对自然、社会及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而这些认识都以神话、传说、故事、祭词为载体, 多采用类比思维的方式来阐述。东巴经通过对历史形象的叙述, 对历史本质的形象的思考, 借助有声有色的具体形象和故事, 通过对同类事物演化的例举, 探求此物与他物的异同, 类比他物, 启发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思索, 寻求答案。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总是依托同类事物得到的, 对道理的阐发和表达总是婉转、间接、形象、生动的, 是“比”出来的。

东巴经中应用了大量的类比手法。譬如, 生、死历来是困扰每一个民族的形而上的问题, 历久弥新, 纳西先民也不例外。但纳西先民对死的认识是理智而现实的。东巴经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 以类比他物的手法来阐释人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故事讲, 有3个富有的女

人, 知道自己衰老了, 决心外出买寿岁。她们走遍各个方向的大小街市, 都没有看见卖寿岁的, 只好沮丧地往回走, 一路走一路哭。返途中, 见到来时的绿树枯黄了, 海水干枯了, 石头裂缝了, 终于明白: 雪山会融化, 江河会退落, 万物都有终老之时, 更何况人。于是笑着回了家。又如, 东巴经《刺母孟土》中, 阐述小辈要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这一道理时, 用了大量的类比表达, “白绵羊要偿报高原的养育之情, 黄色的獐子要偿报倾斜树为之栖息的恩情。大尾巴的骏马要偿报马槽叫它吃食之恩情。大肥猪要偿报泥塘叫它滚泥的恩情。白头花鸡雏要偿报白米供它啄食之情。小辈的祖要报答上辈的养育之情, 上辈祖要报答始祖的养育之情”<sup>[1](P344~355)]</sup>。又如, “广天被繁星所累, 高个男儿被矮屋所累, 脚趾有碰石所累, 鞋底有石子之累……大户有缺粮之累。威武猎手有猎狐狸之累, 当兵有乏粮之累, 失和有休妻之累, 蝴蝶有高飞之累, 白桦有飞叶之累, 木瓜有结果之累, 祖呀, 送走了三桩穷累事, 得到了三桩富事”<sup>[1](P135~136)]</sup>。如此生动的类比在东巴经中比比皆是, 表现了纳西族先民的思维习惯或者说思维倾向, 沉淀在纳西族的思想深处, 至今仍然对纳西族的思维方式产生着惯性影响。

## 二、经验主义的思维特征

运用“森究鲁究”的图画文字写成的东巴古籍蕴涵着纳西族独特的哲学思想萌芽, 体现了纳西族从生活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朴素的认识思维方式。纳西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和社会战乱。这些生产生活实践和历史经历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加之纳西族先民早期一直生活在

收稿日期: 2003—10—18

作者简介: 周俊华 (1965~), 女, 云南丽江人,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

中华主流文化圈的边缘，与主流文化并无大的接触。因而，其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带有非常明显的朴素的经验主义色彩。他们常常以故事、传说、神话的方式追述先祖的经历和经验，在追述中完成对其祖辈前仆后继探索经验的总结，来启示、思索、寻求对现实问题的答案。

东巴经中处处是经验的讲述，篇篇是先祖历史生活的再现。剥去东巴文化的宗教外衣，撩开扑朔迷离的神话面纱，东巴经俨然就是一部纳西族的百科全书。“树胜利石，插胜利桩，烧上篝火”，从中看到的是纳西先民应用石器的经验；“纳西祭树枝”反映的是先民应用木棍从事采集和狩猎的历史；东巴古籍中有关于火的神话，叙述的是纳西先民首先从自然中取火，失去火种后几经波折，才学会了保存火种并长期使用的3个阶段，“请火是由石头来请”记载了先民用燧石或石英石打击黄铁铜，再用火草来引火的经验。“砍来铁杉树，杉木划成板，杉板七百块，盖在房顶上；板上压石头，不让夏雨漏；深箐砍青竹，青竹编篾笆，围在房四周，篾上抹黄泥，不让冬风刮进屋。”这是农耕生活经验的记载。东巴经记述了纳西先民与自然长期依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方各面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既有成功的，又有失败的。依据这些亲身体验和认识，先民还总结出一整套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这就是东巴经中关于“署龙”的崇拜及其表现出的环境意识。人与自然因人的价值要求成为一对永恒的矛盾。根据东巴经的讲述，人与“署”（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开始两兄弟各自守着“家财”过着和平的日子。后来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不断地侵害“署”的利益，两兄弟发生冲突，“署”盛怒之下报复人类，使人类遭受了山体滑坡、飞沙走石、泥石流、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生态失衡，后经东巴什罗的调解，人与“署”订立伦理条约，约定：人不得去毁坏山林，只做种树之事；不得乱砍乱伐，乱捕野生动物；不得污染署家的泉水。人只能在家禽、柴薪或耕地不够之时，才可以向自然适当地获取。“署”只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拒绝“超基本需求”。这种生态伦理认识是纳西先民经验主义认识思维方式的体现。他们认为只有经验过的，才是可靠的、可信的，这使纳西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从经历过的、祖辈的感性经验出发来认识、思考问题，重视祖辈的经验传统，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 三、辩证的思维倾向

东巴古籍中展示的纳西先民眼里的世界图式，纳西

先民理解的万物的演生、演化过程，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表现出纳西先民的辩证思维倾向。如纳西族史诗《崇搬图》（创世纪），就生动地描述了天地的形成，天地、万物的形成是一个充满变化、由各个不同环节和阶段组成的过程。纳西先民这种朴素的认识中包含着辩证的思想萌芽。

在东巴文化中，世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世界。世界由阴阳的交合产生，“天和地交配，产生出了姆利达吉海”，东巴古籍《祭丁巴什罗仪式、门前迎东巴之经》（见丽江地区东巴文化研究所复印本）辩证地解释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演变：“最初，天上发出一股声音、地下喷出一股气体。声与气结合，出现天公和地母。他们两个相交媾，孕育出五行。”纳西先民把动物的雌雄交配关系泛化，以此类比万物，认为万物都存在对立统一的阴阳关系，这无疑蕴涵着较为辩证的思想。这些想象性的猜测，虽不具有科学性，但却表现了纳西先民朴素的辩证思维倾向，是对世界客观辩证发展过程直观、形象的认识和反映。在纳西先民的认识里，“事物产生的基础是阴阳的对立，而事物的存在过程就是善恶的对立统一”<sup>[2](P334)</sup>。凡是好的、真的、美的、光明的事物就是善的，以此衍生出善的事物和现象。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恶的。世界就是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现了纳西先民已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初步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对立统一。

前文所述的“署”的观念也同样体现了纳西族先民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倾向。远古纳西族以其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妥善处理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又避免走向环境中心主义，从而求得人对自然环境的永续利用。

东巴经中朴素而又辩证的语言表达俯拾皆是。如“高原深山里，说是绵羊很幸福，长出羊毛又割掉，丰足幸福不是它。说是竹子很安逸，破竹成两槽，安逸幸福不是它。说是老虎很自在，虎卧各须占一山，自在幸福不是它。说是夫妻很幸福，夜里夫妻不默契，早晨夫妻又争斗，幸福不是他们俩。说是地里韭菜很幸福，晨发夜被割，丰足幸福不是它”<sup>[1](P149)</sup>。“九山由火照亮，凹地因有水而明亮，山巅因白雪而漂亮，坡头因白风而漂亮，白树因有鲜花而生辉。”<sup>[1](P356)</sup>形象、生动的语言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 四、借助、依托具体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属性的思维特征

东巴古籍所呈现的思维过程和模式明显地表现出直观的、形象化的非逻辑思维特征。具体形象是纳西先民

的思维单元、细胞或可说基础。从东巴古籍看，先民对事物的相类性、差异性已经有所认识，能够超越事物的具体性形象来把握事物属性特征的普遍性意义。“但他们对事物属性、特征的抽象认识不能用语言的形态去概括，形成与具体事物相对立的纯观念的形态。”<sup>[3](P240)]</sup>

东巴古籍记载的纳西族远古生产、生活的历史画面，都是以形象生动的故事，借助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形象来展示、转载。形象地记载历史、反映历史、传承历史，对历史现象本质的认识也依托于具体的形象。通过对事物现象的一定抽象，又由主体加以联想和创造，形成再造的形象来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先民对具体、个别事物的抽象还不能借助一般的概念，而往往是利用象征性的、已加上认识主体的理解和再造的、赋予一定内涵的形象来进行再认识。如东巴古籍中的善、恶、黑、白等概念，都是依托、结合具体形象来说明和解释。善来自于善神，又归之于善神。善神是善所依托的具体形象。白这种色素抽象概念，其依托的形象是白海螺，在纳西语中二词互通，东巴经中有白海螺大象、白海螺狮子的说法。表明纳西先民的思维过程还未能上升到完全的抽象这一思维阶段，他们对事物的抽象属性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具体形象来解释说明概念内涵的低级形态阶段。“这种思维的具象性，在思维发展历程中，是由个别的思维感知形象到思维概念的中间环节。”<sup>[3](P240)]</sup>

这种思维特征在东巴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整个古籍没有抽象的、教条的、经院式的论证，没有概念化的说理、理论化的推演。每一个神话故事都充满生动的形象，每一处阐释都与形象相结合。从古籍来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处于形成之中，抽象属性还是以具体形象来解释、与具体形象相包含的。东巴图画文字的形象性，就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形象思维的特征。

## 五、原始的系统思维特征

从东巴古籍所反映的纳西族先民的认识来看，他们

已经具备原始的系统思维。这首先体现在东巴古籍展示的世界图式上，纳西先民眼里，世界是一个由人、鬼、神相互联系、互动互制、共处的整体，东巴文化里的鬼、神是对客观世界的拟人化，是一种泛神化。纳西先民已经认识到，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人类只是所处世界中的一种生灵，他需要与周围的种种事物协调，人的生存是在这个人、鬼、神共处的世界中寻求空间。东巴经反映出远古人类在宇宙万物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生存的困惑、矛盾和与他物的协调周旋过程。本质上说，东巴经就是记录、祈祷、调解、指导纳西先民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一部古代百科全书。东巴经反映的纳西族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认识，所记载的有关天文、历法、气象、医药、时令、农业、畜牧业等方面的知识都表现出纳西族先民的系统观念，他们试图将人类与宇宙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联系来说明万物的起源和演化。其次，远古纳西族的署龙崇拜和环境意识也折射出纳西族先民的系统思维。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自然界哺育了人类，人类依赖于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自然，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有序和健康地发展。这种思维特征深深地积淀在纳西族的思维方式中，使纳西族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赢得今天的这一片绿水青山；文化上，把自己民族文化主动融入主流文化体系，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提升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品质；在政治上，善于将自己民族纳入所处的整个社会政治系统，归附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从而获得较好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 [2]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 [3]东巴文化研究所论文选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The Features of Thinking of the Naxi Ancestors

ZHOU Jun-hua

(Yunnan Television & Broadcast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Abstract:** Every nationality has its specific mode of thinking with some distinguish features. The Dongba Ancient Script provides us with plenty of data for research. It is worthy to study on those featur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habit of thinking of the Naxi nationality's ancestors, so as to understand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xi's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The Naxi nationality; Dongba Script; Mode of thinking

[责任编辑:杜雪飞]